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永庆升平全传

中

[清] 郭广瑞 贪梦道人 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永庆升平全传

中

[清] 郭广瑞 贪梦道人 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第六十九回

杨永太让位聚泉山 李天保结义王天宠

诗曰：

客里流光阅九春，西山鸾鹤自为邻。

卧同干木非藩魏，笑却新垣欲帝秦。

内地弄兵皆赤子，隔河专阃半清人。

龙蛇歌罢愁无赖，谁念飘零折角巾？

话说王勇在聚泉山要与杨永太借白银、要山寨，一旁大头领就要拉刀，齐帮助杨永太来动手。杨永太向自己手下人说：“你等不可这样无礼！”又回过头来说：“王天宠，你来到我这山寨，你既敢与老夫翻脸，你的胆子必不小。来，你如赢得我这手中的虎头钩，我必要把这山寨让给你；你要输了，你来看我这两旁有多少英雄，你休想出我这一座聚泉山！”说罢，把长衣脱下，自兵器架子上拿过来一对虎头钩，在当中一站，双钩一分，那一团的威风杀气。王勇也把自己的长衣服脱去，拉雁翎刀，二人动手。两旁众人观瞧。杨寨主的钩分为三十六路，王天宠的雁翎刀上下翻飞，杀在一处，不分高低上下。二人战了有一个多时辰，棋逢对手。

杨永太他一瞧王天宠能耐出众，武艺超群，自己往旁边一闪，跳在圈外，说：“好！王天宠，老夫年迈了，精气神敌不住你，不必动手，算你赢了，我把这一座山寨让给你吧。”王勇说：“不可，我头一件是被人激了来的；第二件是我也不占山为王，不过是与你对比武艺，也就算完了。我要告辞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！”杨永太说：“老弟，你不必推辞，来，咱们先喝几杯酒再说吧。”叫边那二十四家寨主，都给王勇引见，各通名姓，摆上了酒饭，大家开怀畅饮。

杨永太说：“王老弟，你就不必推辞。大寨现有花名册，粮草足备，你先替我防守山寨，我要先回南省探访吾兄长杨永安，你也没有处去。”王天宠说：“我乃是一个无能之辈，既是兄长台爱，我暂在此处看守，等兄台事情办理完毕，千万回来。”又叫毛顺说：“你回去把你手下那些个人，俱

都叫他们上山来,在此处就是。”毛顺走后,杨永太说:“众位英雄,看着我杨某的面上,共保王义士为山寨之主,我要去也。”带小包裹下山,大家相送,一个个不忍分离,送了有五六里方回来,给王寨主贺喜。

次日,毛顺带着人也来到,他自己说愿在此处习练水中能耐。王天宠自此日点了名,派海岛的头目回归各岛,每逢初一日、十五日,操演士卒,教练水军。过了两天,又来了两个绿林的英雄,是陕西咸阳的人:一个是笑面无常张大虎,一名是白面阎罗张二虎。闻说王天宠占了这一座聚泉山,他兄弟二人来投入山寨之内。王勇一瞧这二人是忠义之人,就收在帐前,作为管队头目。自这两人到山,与王天宠意味相投。

张忠说:“寨主,我想要尽指着劫过往商人,日久恐怕不成。这各海岛的出产,也不够养这些个人的。我领些个银子为商,买绸缎,中外都可以去。咱们这座山立一个镖局子,保东西南北各处的镖。如有客人从此路过之时,在咱们这里挂号,保他东走一千,西走一千,如失了之时,咱们管赔。插着咱们聚泉山的旗子,绿林的人万不能抢劫。”王勇一听,说:“甚好,你就照样办理就是。”张忠带了三万银子、七八十个精壮的喽兵,扮做买卖客商的模样,往苏杭地面,往来运买货物。未到一载有余,众商贾都知聚泉山不劫往来的人,都从水路这边走了。过了有二三年,人人都知有一个公道大王王天宠,绿林中的人知道有聚泉山旗子,真如同令箭一样。

一年,听说师兄顾焕章做了官啦,就派张二虎下山,带了一封书字,去访问顾焕章的下落。张二虎是正月起身,到了二月间,这一日,王勇正同张忠吃完了酒,坐在那里说闲话,人报:“有水师提督李天保前来山下,要拜见寨主”。王天宠一听,说:“他带多少官兵前来?”报事人说:“就是他一人,带两名小童、一只小船。”王天宠带张忠出去迎接,大寨以外两旁站着有五百多名喽兵,说:“快去请李大人来。”

只见那边小船上下来了一个人,带着两个小童儿,头前那位提督李天保,身高九尺,面如白玉,眉分八字,眼如銮铃,沿口髭须;头戴青缎子秋帽,迎门嵌颗珠子,身穿灰色洋绸百幅的灰袍,外罩天青宁绸棉马褂,足蹬青缎子篆底官靴。后跟着两个小童,衣帽鲜明。王勇一瞧,心中说:“这人来到此处,看他的形迹,必是前来探我。”想罢,过去说:“小人王天宠,不知大人驾到,未能远迎,请里边坐吧。”李天保说:“久仰大名,特来拜

谒。今蒙相接，此乃三生有幸！”张忠也过来行礼，一同入山寨，到了分金厅落座，喽兵献茶。王勇、张忠二人陪着说话，说：“李大人虎驾光临，至此何干？”李天保说：“久慕大名，特来拜访，并无别事。如不弃嫌，你我结为金兰之好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王天宠说：“我乃一个草民，在此山厂暂借道栖身。大人乃是国家的命官，官居极品，位列三台，小人不敢仰视高攀。”李天保说：“你倒不必推辞。我瞧你比我小两岁，哥哥必要望你结为金兰之好，你也不必推辞。”王天宠一听，知道他所说的是真情实话，吩咐喽兵摆香案。二人焚香行礼，结为昆仲^①。李天保居长，王天宠居幼，众喽兵道喜。吩咐摆酒，大家开怀畅饮，喝到尽欢而散。李天保在此住了一日，次日天明，用完了早饭告辞，天宠率大队相送，二人分手。

过了有十数余天，李天保又来到山寨，来找王天宠。二人吃酒之际，谈起闲话，又提当年的喜乐悲欢。李天保问王天宠说：“贤弟，你猜劣兄我是干什么的？”王天宠说：“大哥，你喝醉了。你明明是福建水师提督，小弟并非不知。”李天保说：“不是。你我知己之交，我也不能瞒你。我原籍江苏人氏，行伍出身。我做守备之时，拜了一个师傅，姓袁，名叫智干，此人善晓过去未来之事，能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在我衙门住居一年有余，传给我无数的妙法，我已然归顺天地会八卦教。后来自己官运发显。官升福建水师提督。久知贤弟大名，无奈我不能相亲。今朝你我既结为金兰之好，理应该吐肺腑真情。此时我拜威毅侯平西大将军。贤弟，你若要归降，我等定在今年八月中秋起手^②，共举大事，我家八路督会总必封你一字并肩王之爵。”王天宠一听，心里说：“原来他是个天地会八卦教！我自有道理。”说：“大哥，我倒愿意归降，无奈我这山寨甚穷，刀矛器械、旗帜船只不齐，你先给我办点银子，我把军装器械俱皆办理整齐，我就归降天地会了。”李天保说：“用多少银子？”王天宠说：“六十万足够我换换刀矛器械、旗帜船只等物。”李天保说：“十日后我给你办理来，送到此处就是。”二人用完了酒，李天保告辞去。

过了七八天，李天保亲身带着五只艇船，送到了六十万两白银，交给王天宠，说：“你是该当怎样办理，几时归降？”王天宠说：“三月初三日，我

① 昆仲——兄弟。

② 起手——开始。

带着全山的花名册，去找兄台去，到那里你带着我去朝见八路督会总去。”李天保甚是喜悦，说：“二弟，八路督会总闻你之名时，常说派人去请你入伙，不想这一件功劳愚兄得了。我要告辞了，必须要言而有信！”

过了十天，李天保不见王天宠归降，找上山来，说：“贤弟，你为何不归降？这是所因何故？”王勇说：“大哥，你不必说了，真是一言难尽。你给我那六十万银子，我放在那后山空房之内，不想夜晚山崩地裂，连银子带房屋俱塌下，沉于海内，还糟蹋了无数别的物件。兄长，你跟我去瞧瞧去。”带着李天保到后边一瞧，果然山崩下一个窟窿，可是旧迹，又见那边塌了无数的房。李天保说：“二弟，你不必为难，我再给你拨三十万两银子来，足以够了。”天宠说：“甚好。”李天保又走了。

过了五六天，又来给送了三十万两银子，交给王天宠，问他几时归降。天宠说：“四月初四日，我准归降。”李天保说：“你老弟有所不知，今年督会总知单篆牌，知令各路，定于七月十五日共起义兵，八月十五在江苏会兵，三路抢苏州，八路督会总派你为接应。”王天宠说：“就是吧。”

李天保等着，过了四月初四，不见王天宠来投降，心中甚是着急，又来找王勇来，一见面说：“贤弟，你真不懂朋友之情，怎么又失信了？”王天宠说：“噫！大哥，你别说了，该着我为难。我派张大虎去买办绸缎，不想他一去不还，急的我吐了两口血，我也没脸见你。”李天保就愣了半天，说：“贤弟不必着急，我再给你从督会总那里寄十万两银子来吧。总是你目中不识人，用人不当。我三五天就给你送了来。”说罢，告辞去了。过了三五天，果然又给送来了十万两银子。

此时，李天保在沙面也来到，一进山寨，天保说：“贤弟，把银子收下了？”见王天宠在分金厅当中高坐，有张大虎、张二虎亦从黄河回来了，左右两边落座。东边坐着十二家海岛的寨主，首座是闹海龙王何玉；右边坐着十二家海岛的寨主，首座是三花鬼焦成；两旁站着有五百名刀斧手，俱都是号衣战裙，怀抱鬼头刀。见李天保进来，大家齐声呐喊说：“叛贼李天保来了！”“拿！”左右一声答应，把李天保就给捆上了，带到分金厅。王天宠大怒，说：“李天保，你乃是国家的命官，一品大员，为何叛反？我虽则占山，是英雄豪杰，得地，不过是暂借道栖身。你这小辈，劝我归降邪教，我焉能与你善罢甘休！”吩咐左右：“把他推出去，给我枭首号令！”刀斧手一声答言，推着方要望外走。李天保一想，说：“哎呀！我花一百万

银子,我买了一个立决^①!”张大虎在旁边说:“寨主不可杀他,念其当初结义之情,把他释放就是了。如再犯在你我弟兄之手,定不能把他善罢甘休!”王天宠说:“也好,把他给我赶出去!”把事情办完,又想说:“我恩兄拿来的书信,我瞧一瞧。”看完又想:“贼人今年中秋定苏州会兵,怕我恩兄家中受贼人之害,派张大虎送信一封。”

张大虎去后,他不放心,派焦成、何玉与张二虎看守山寨,自己改扮来到苏州,料想贼人不能起手,及至到了泥金岗,见正南上有几万贼队,泥金岗有几千官兵。见有一员清朝武将被贼人打败,自己迎上前去,让过张广太的马,王天宠把贼人的去路挡住,手擎雁翎刀,大嚷:“贼将休要逞能,有小白龙王天宠在此!”不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① 立决——“监候”的对称。明清两代对判处死刑不必经秋审、朝审,核定后立即执行的,称为立决。有斩立决和绞立决两种。

第七十回

王义士单人退敌兵 安天寿偷营泥金岗

诗曰：

汉家征旆出临洮，莽莽边尘逐梦遥。
雪拥天山不跨海，风翻戈壁马成潮。
知无一穴容藏兔，莫倚寒云失射雕。
多少秦关堆白骨，几人不负霍嫖姚？

话说王天宠挡住贼人去路，张广太回归本队。马成龙在远处瞧见，问：“此是何人？”张大虎在一旁说：“大帅，此乃是我家寨主王天宠，与倭侯爷送信就是此人。”成龙吩咐：“擂鼓助阵！”只见王天宠在那里说：“好，贼人通名！”急先锋说：“我乃是前军督会总萧可龙是也。你是何人？”王勇说：“我姓王，名勇，表字天宠，别号人称小白龙，福建聚泉山公道大寨主的便是，特意来拿你这叛反国家之贼人！”萧可龙说：“我与大清国有不共戴天之仇！”

原来这急先锋萧可龙，乃是湖北武昌府江夏县的人，康熙三十年的武会元，出任作云南穿云关的副将，为人其性最烈，带兵甚是恩厚。八卦教素日闻他之名，常常的派人来下书信，请他入伙，俱被萧可龙给骂回去了。也有给割了耳朵的，也有打四十棍的，把那些个会匪俱皆唬的不敢来了。后来峨眉山八路督会总带领十万大兵，来取穿云关，萧可龙带二千兵出关打仗。吴恩亲身列队，左边有白绫旗，右边也有白绫旗，当中一杆白八卦旗。左右列着有四十八员裨将，当中一辆四轮车，吴恩在上面端坐：头戴八宝鱼尾三角白绫冠，金抹额，上嵌八宝，轮罗伞盖，花贯鱼肠，身穿宝蓝缎子道服，外罩鹅黄缎子道氅，足蹬蓝缎云履；背负阴阳八卦幡，肋下佩太阿剑，绿鲨鱼皮鞘，黄绒穗头，黄绒挽手，真金什件。老道面如白玉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准头丰满，三山得配，五岳停匀，额下满部银髯，根根见肉，不亚赛银线相似；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不亚似太白李金星。身背后带着云南头勇士、黑面小霸王杨胜，人称神枪无敌；背后云南二勇士、小常万

杨平,还有云南七勇士、金镜无敌大将军曹天兴,这是云南的八勇。还有几个玄门道教:头一个瘟瘟道人叶守静,虎眉真人叶守清,还有铁掌道人马龄、八臂道人宣天化、九头真人李常龄、七星真人杜玄真、五方太岁李英。旁边一百二十八家少会总,都是三山五岳的英雄,四野八方的豪杰。

萧可龙带清兵二千在正北扎队,一见吴恩这样兵威,自己心中说道:“大概这座穿云关保守不住。”自己催马向前,摆手中倭瓜紫金锤,说:“好叛逆!哪个前来,与你家协镇大人动手?”吴恩身背后过来小霸王杨胜,催马拧手中浑铁点钢枪,大嚷一声:“萧可龙早早归降!小霸王杨胜在此!”二人在战场之上,难分高低上下、胜败输赢,直杀到黄昏日暮,两下各自收兵。次日又战,一连五天。

吴恩甚爱惜萧可龙,一想:“二虎相斗,必有一伤,不如想一条妙计,收这一员虎将,得取大清江山社稷,不费吹灰之力。”至第六日,按兵不动,就是一连七天。

这一日,打下战书,请萧可龙决一雌雄。萧协镇带大队出离穿云关,至战场之上,吴恩说:“萧可龙,山人我带大兵十万,要得取云南。我兵到处,战无不胜,攻无不取,顺我者生,逆我之死。你若不信,你待来看!”伸手拉出八卦幡。冲着自己本队兵一指,只见一溜青烟,那兵丁登时身死。吴恩说:“萧可龙,我这宝幡一动,你早死于非命。我爱惜你,早早归降,免遭杀身之祸。”萧可龙一摆手中锤,说:“好妖道,今天我必要结果你的性命,万不能饶你!”吴恩又派二人杨胜、杨平双战萧可龙,“只许生擒活捉,不准伤他性命。”此时,三人在战场之上战了约有顿饭之时,吴恩故意鸣金,将自己的兵收回,说:“萧可龙,你目中不识人。你多咱有急难之时,再投奔于我,我必有重用。”萧可龙并不答言,带队来至穿云关外叫城。

只听城上一声炮响,上面有无数的官兵。为首有一人,身高九尺,面如白玉;头戴青泥得胜盔,二品顶戴,大花翎,说:“萧可龙,我奉云贵总督之命,知道你叛反大清国,特意前来拿你!”吩咐左右:“先将萧可龙的家口拿上城头号令!”少时,就将萧可龙的母亲、妻子绑上来。他母亲在城头上说:“儿呀,你为何叛反?连累老身遭这一刀之苦。”见自己结发之妻,还有九岁的儿子在城头之上,一刀一个,俱皆杀死。萧可龙一瞧,“哎哟”一声,栽于马下。众兵丁过来说:“兵主醒来!”大家把他扶上马去,萧

可龙说：“我忠心赤胆保守穿云关，我全家被害，可惨呐，可惨！列位三军，你等助我一膀之力，我要攻破这一座穿云关，替我老母报仇雪恨！”说罢摆锤。那二千人都说：“愿与兵主同死！”杀奔穿云关攻城。上面灰瓶炮子、滚木礮石，不住往下砸打。直攻得有三更时分，那二千人剩了有一千多人，萧可龙吩咐：“撤队！大家望南找一个安身之处。”

正在为难之际，只听得对面有人说：“萧协镇，我等奉我家会总爷之命，前来接你。听人传说：尊驾乃是被上宪所害。我家会总爷特意派我前来接你回营，必要替你报仇雪恨。”说罢，在那边一站。萧可龙说：“既然如此，甚好。尔等随我投降天地会。”众兵丁也是走投无路，无奈归降天地会八卦教。先见了吴恩，吴恩说：“我山人今既然得了一员虎将，明天不用你自己出兵，我亲身前往，必要夺取穿云关。”旁边有一个战将陈武英说：“卑职乞得精兵三千，要走马取穿云关，必要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”吴恩令萧可龙安歇睡觉。次日天明起来，人报：“陈武英得了穿云关，请会总爷入关。”吴恩说：“带全军入穿云关，进兵楚雄府。”长驱大进。萧可龙说：“多蒙会总爷待我天高地厚！你如派我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！”自此，他归降天地会了。

书中交代，原来这取穿云关，乃是吴恩的一条反奸之计，在与萧可龙打仗之日，派了一个天地会中的小会总，叫他们带三千人，扮作了一个清朝武官的模样，诈进了穿云关，关里也没有多少官兵，就把萧可龙的家眷拿获了。又把关城紧守，多设滚木礮石防守，萧可龙一到，他就知道是计已成功，派人先把萧可龙的家口都结果性命，然后又派人从北关出去，知会了八路督会总吴恩知道。此乃是萧可龙无谋，中了贼人之计叛国。故此王天宠今天骂他，说是“叛反大清国的逆贼”。这一句话，真把那急先锋给骂急了，一摆手中的倭瓜紫金锤，说：“好一个匹夫！敢这样无礼！你既是好人，为何占山为寇？你也不必多说，来，咱们较量三两趟，分个上下与输赢！”王勇把雁翎刀一顺，说：“不必多说，来，你我较量几趟，分个高低上下！”抡雁翎刀往下就剁，萧可龙用锤相迎，二人大战有二十多个回合。王天宠急了，把手中的刀一顺，往旁边一站，伸手掏出一支金镖，说：“你等这些个教匪来，我非与你战三百合不成！”望前一凑，一抡刀又望下剁。萧可龙用锤往上相迎，王勇把刀一撤，一镖正打在急先锋萧可龙的咽喉之上，顿时身死。马成龙一摆“令”字旗，挥兵杀过去。那边安天

寿一瞧，吩咐退兵。青龙山丹凤岭的谢禄、韩虎带着有八百名飞虎兵，杀入贼队之内。这马步队官兵也杀入贼队之内。安天寿已然传令退兵，后来见官兵压下来，自己也就止不住队了，败回白龙滩去了。

马成龙收兵回归泥金岗，升大帐，发放军情已毕，请王天宠进帐。张忠出去，少时把王勇带进了大帐。马成龙说：“久仰王义士大名。今幸相会，也是三生有幸！”王天宠说：“足下奇才，为苏州的保障，为救百姓，真乃国家之福也。”二人落座。成龙说：“适才多蒙兄台神武英威，杀死贼将萧可龙，以救此急，真乃是豪杰，我足以感佩！今有兄台在此，可保江苏无事。不知今天是从何处至此？”王天宠说：“我是从聚泉山至此，来瞧我顾大哥，带找张贤弟，不想今天得遇大人，也是三生有幸！”说罢，成龙又给他引见马梦太与张广太、王绪祖等一班的英雄。张广太又给王勇道谢。然后大家摆酒，一则是得胜庆贺功劳，赏三军得胜酒。

正吃得半酣之际，只听大旗“咔嚓”一声，折为二段，有人报与成龙。成龙叫张郃、张化，附耳说如此如此。各带一百名兵，依计而行。到了营门外，分东西两边，各居一处，在那里吃酒。一个个口内猜三唤五，划拳行令。正吃得高兴，那边暗中有两个奸细偷瞧，是天地会那里来的。

说书的一张嘴，难说两下里话。安天寿带着众贼败下三十里路，把大队扎住，一查点军装器械，伤了有四千多名贼兵，还折了好些匹马。大家草创营寨，说：“兵主，此事该当如何？”安天寿说：“你等大家吃完了饭听令。”又派人把底营内的老队调来，传令：“二更齐队，三更之时带着十万大军，前往泥金岗清营。成功就在今朝！”又派人前去探清营的虚实。内中有一个小蜜蜂陶进，此人乃是夜行术的能耐，日行七百里的路程，奉安天寿之命，前去哨探，带了一个能走步卒，到了泥金岗。一瞧大营以外坐着好些官兵，都在那里说说笑笑，划拳行令的。听见那东面一伙官兵说：“今天咱们打了一个胜仗，贼人败下去，也不能回来了。我这一喝酒，就高了兴啦，别提多么爽快啦！喝醉了咱们睡觉吧。”内中也有喝醉了打起架来的，也有乱嚷怪叫真闹的，陶进二人回来回明了安天寿。安天寿大喜，说：“甚好，也是会总爷的洪福齐天，今夜一战可定苏州。泥金岗官兵不过几千之众，我何不到那里把他们俱皆杀尽了，然后我再取苏州。”说罢，传令进兵，浩浩荡荡的杀奔泥金岗而来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

马成龙炮打安天寿 张广太水淹火龙街

诗曰：

谁握兵符驻大军，桥山龙去诀浮云。
鲁连一笑无秦帝^①，燕鼎重归有乐君。
南蔡真人初建极，王门飞将敌空群。
闻鸡试问烹雌妇，十载牛衣望紫氛。

话说安天寿带了十万大兵杀奔泥金岗，早有探马报与成龙知道。此时大帐之内，众人正在饮酒之际，听说此报，大吃一惊，齐说：“此事该当如何？真不好了！”成龙说：“不要紧，那是小辈，我自有道理。”传密令，派人把大队调齐，不必掌号。他还与大众喝酒，并不害怕，倒喜欢，说：“人生有处，死有地，也不必管他十万贼兵来偷营。我也不是说一句大话，不费吹灰之力，管保把会匪一阵杀退，叫他片甲不归！”张忠心内说：“马成龙有些个鬼化狐，我与我王大哥，我们二人今天许死在这里。贼势浩大，官兵人少，不知该当如何？”那吕庆与一千人俱皆心惊。

正在为难之际，又有人报说：“安天寿带兵离这有五六里之遥。”成龙说：“不必探了，我与众位英雄再喝两碗酒。”大家都喝不下去，王天宠说：“马大人，这里要是没有预备，咱把这队撤回去吧，不知大人尊意如何？此乃是一条万全之计，一则可以保守苏州；二则可以挡贼，以免生灵涂炭之苦，不知兄台怎样？”马成龙说：“王寨主，你打算我真没有这样的本领，叫你们大家为难？我不早说，怕的是有奸细，走漏了消息。张广太，你去把那地雷的眼收拾好了。”

原来是未从扎营之时，他就先派人挖地雷，是大帐前头那十二座小账

① 鲁连一笑无秦帝——鲁连：鲁仲连。他因游列国到了赵国，正遇秦军围攻赵都邯郸。魏赵两国都想屈服于秦，鲁仲连通过论辩说服，终于使他们未尊秦为帝。

房,不准叫人偷看,怕走漏了消息,坏了事。是张广太经营,里面安放六十四个地雷。今天只见那边贼队全军来到,他吩咐大队望后撤,叫张广太他点放地雷。

只听见前面一声喊:“杀呀!”乱马奔腾,十万大队杀进泥金岗大清营内。张广太一见,就把那地雷点着,只听“咚”的一声响,打的死尸遍地。后队的贼人往回就跑。张广太早就派手下的水师营的守备在夹江河岔子上流把水截住,贼人往回一逃,不敢从旧路回去,怕的是有埋伏,奔夹江小河口,到那找船。一瞧里面水又不深,大众贼人一瞧,怕后边有追兵,就赴水往前逃走。上流里水声一响,只往下冲,下流的会匪贼人俱皆被水淹死,逃走了的也不多。水师营的守备葛云祥,带官兵回来交令。次日,成龙派人把贼人的死尸俱皆埋了,然后就把那贼人撇弃的刀矛器械、旗纛号令、马匹等物,俱皆得了不少。又派远探子去探。人报:“神力王带大兵二十万,离此不远。”

此时,江苏的藩、臬、司、道、守、府,俱去迎接去了。马成龙派吕庆看守大营,自带众武将去迎接王爷大队。只见旗幡招展,号带飘扬,众文武官俱皆禀见。原来是倭侯爷人都见神力王,细说江苏的事情,神力王奏明了圣上。康熙老佛爷早接得浙江、福建的警报,传旨:

派神力王统精兵二十万,振威将军屠海为副帅,倭克金布办理营务处。派伊哩布为提调参赞大臣。

王爷传檄文,知令山东、直隶两省各提镇,带兵在王家营会兵。是日齐集,水路并进。

这一日,到了苏州,有众文武官齐来迎接。王爷问知府吴德:“哪里地面宽阔扎营?”知府回说:“五鬼庄地面宽阔,可以扎营。”神力王传令:“兵往五鬼庄扎营。”全军大队到了苏州城正南,把营寨安好,然后传令:“马成龙进见。”泥金岗一千众战将齐参见王爷,说明了大战安天寿、急先锋萧可龙、地雷打邪教之事,把功劳簿交与王爷。王天宠也见着倭侯爷,二人言新叙旧,说了些别后之事。内中有协镇胡忠孝,守备李庆龙、守备薛应龙、龙恩、王合龙,金刀将邓龙,古北口提督马士元,大家谈了会旧日的闲话。

王爷升帐点名,众人上了大帐。只听得外面一阵乱,有营门官进来禀报说:“有一个少年男子,姓邓,说有紧急大事求见王爷。我等不叫他进

来,他一定要进来。我等把他捆上了,他说来救咱们大营合营的性命。我等不敢不回禀王爷得知。”神力王说:“来,把那人带上来,搜搜他的身上。”

众人下去,带上一个少年男子,年约十六七岁,身穿蓝绸子一件大衫,白袜云履,五官俊秀,来到了大帐,给王爷磕了一个头,说:“奴才给王爷磕头,请王爷的虎驾急速挪营,少待片刻,合营休矣!”过来给伊提调磕头,说:“恩官大人,奴才有礼。”伊钦差说:“你是谁?”那人说:“我就是伺候您老人家书童六吉儿。在桃柳营大人出去私访,奴才跟着,到了一个土台儿上面歇凉,正遇黄河水开了口子。有一个逃难之人,大人派奴才下去救那个人,奴才也被水冲了去啦。幸亏我抱住一个木头,顺水飘流,到岸边,有一个人把我救上岸,带我到了一个店里,问我是干什么。我并不敢告诉他实话,我说我是跟官的,行路被水冲到此处。那人盘诘我半天家中之事,他劝我归天地会八卦教,我假意依从。过了一天,有苏州知府人都引见,店中那个救我之人,名叫张诚志,他荐举我跟那知府,我打算他人,我跟他到京中,可以顺便归家。不想他自引见,回头来到此处做官,他是造反的八路督会总妖道的一家兄弟吴德。昨有邪教在白龙滩扎营,他候着贼队到时,他好里应外合。这五鬼庄是他早以安放的地雷,地下共二十四个大炮。今天是他派奴才我去龙王庙内点放地雷,奴才想我等都是大清国的人,焉能做这样逆礼之事。我又念恩官大人这一分厚恩,我特意前来送信。王爷大人急速拔营,挪开此处!”王爷一听,连忙传令吩咐:“撤队泥金岗,我兵速退!”又派张广太去带五百马队,同邓喜去把龙王庙内的奸细拿来。

广太去调好了飞虎队,又同邓喜出营,直奔龙王庙而来。方至山门,广太派人先把庙围了,自己拉刀,带邓六吉儿进了山门。里面有五六个人,齐说:“总管来了,我等正着急等着,所以然老不来。咱们是这就点火炮?是等待晚上再点火炮?”张三大人过来就是一刀,把那人剁死。唬的那五六个人都战战兢兢,齐说:“不好,你我快逃性命吧!”只见那外面的官兵齐说:“拿贼!”进来了二十多个官兵,把那五六个人拿住。邓喜带着张广太到大殿里,先把那供桌挪开,然后把木板用刀起下来;派了两名千总秦德胜、吕长顺,带二十多人下地道,先把那地雷的药捻子给用刀剁断,又把那竹竿子火药等物望外挪出来不少。带那五六个人至泥金岗,讯问

明白，俱皆是天地会，交营务处臬首号令。派人至五鬼庄，将地雷刨挖出来，又派人调苏州知府吴德。稍时，俱皆回来交令，调吴之人说：“吴德已悬印逃走，不知去向。”刨挖地雷之人已回来交令，王爷均记功劳。又把泥金岗随同马成龙打仗的功劳簿查点清楚，然后派幕友打折子底儿，自己过目，看完誊清，专折本奏明圣上。又把苏州本地的官兵留在苏州，所有的一千武将随营留用。又派流星探马哨探贼人。过了几日，圣上旨下：

马成龙升授军机处记名，简放总兵。马梦太以副将记名，张广太有总兵缺提补。随营的一千战将，俱有加级记录，兵丁赏三个月的钱粮。

大家谢恩。王爷移营白龙滩。有探马报说：“贼在浙江宜兴西海岸扎营，西海岸独龙口总镇东、直隶两省之兵，俱是马步队，又无船只。打算在这里设立船厂，打造战船。”伊大人说：“若一兴工打造战船，快者得三年，慢者得四五年。官兵不到，贼人在浙江、湖南、湖北等处地面搅乱，黎民遭涂炭之苦。”王爷说：“你有什么高明主意哪？”伊大人说：“王爷要问，传一支令箭，派本地面官发官价购买苏、松、常、镇四府的民船，大概有半载的工夫，就足已聚齐。”王爷说：“甚好。”

正为这件事在中军帐议论了半天，只见倭克金布进大帐，给王爷磕头，说：“我有一个朋友，姓王，名叫天宠，前在泥金岗鏖打过萧可龙。听说王爷为战船为难，他愿意孝敬王爷五百只虎头舟，一百万银子，他得回家去取，三个月交齐。”王爷说：“甚好，把他给我叫进来。”倭侯爷把王天宠带进来，给王爷磕头。王天宠又照样说了一遍。王爷说“你去吧。”王天宠去后，果然三个月，把船只、银两一概交齐，王爷甚是喜欢，要保留他做官。天宠说“民子福小命薄，不堪得国家皇恩，我实不能居官。王爷如用时，我万死不辞！”王爷说“谁去过海探贼？”一千众将并不答言，王天宠说：“若派一人帮助我，民子愿往。”王爷说：“大帐之内，任你挑选。”王天宠说：“就要马成龙跟我去，顺大江奔西海，哨探贼人虚实。”王爷说：“甚好，就派成龙前往。”

王天宠到了外边，拣了一只快船，请马成龙上船。少时之间，见马成龙在头前走，马梦太在后边送他。王天宠说：“你来了甚好。”成龙说：“罢了，你把我害苦了。我是上船就晕，最怕的是水。”王天宠说：“不要紧，都有我哪！”山东马的亲随给拿上了一坛酒、一个小簋儿，王勇问：“是什

么？”马成龙说：“那是我的命根子，你别管，老兄弟，你回去吧，我要是死了，就见不着了。”梦太说：“我但愿兄长此一去，马到成功。”说罢分手。成龙望江中一瞧，水花儿直滚，波浪滔天，一眼看不到头，尽是水，甚是害怕，不由已说：“这还了得！船一翻就不得了！”众水手说：“你别说这话，船上忌这一句话。”不知此去二人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

二龙哨探西海岸 王爷兵伐湘江口

诗曰：

江南好风景，醉眼认依稀。

衔尾水鳊小，泼鳞霜鳊肥。

远波停客思，疏影淡征衣。

回首苕溪梦，何时隐钓矶？

话说马成龙在船上一瞧，一片水花儿滚滚，自己又害怕，见王天宠换好了水衣水靠，头戴分水鱼皮帽，日月莲子箍，油绸子窄袖儿短汗褂，油绸子底衣，水袜子带底儿。只见他把三节钩镰枪搁在旁边，那王天宠叫水手开船，拿出来了一坛酒，与成龙喝着酒，有几碟凉菜。只见那水手撒跳板，荡桨摇橹曳风篷，飘飘荡荡直奔那大江当中，望西海岸进发。

王勇喝着酒说：“马大哥，咱们哥俩个，我今天有一件事，要领教哥哥。在营内当着好些个人，我也不敢说，今天我故意叫你同我探贼，你瞧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出我之口，入你之耳。你也别推辞，千万你要传授传授我。我听我山寨内有一个白面阎罗张大虎，他说过你在黄河岸野茶馆里练过‘枣核拳’。他说你这拳脚有三十六路招儿，一招分十手，你练练，我学学，咱们哥俩今天开开心。”山东马一听，说：“你这是骂人哪！我哪里会什么‘枣核拳’，我是与他闹着玩来的，不知他如何告诉你，我实在不会，你不必如此了。”王天宠说：“那可不成，你这个人要不会能耐，如何成得了这样大的名。天地会闻你之名丧胆，望影心惊，你这个人真厉害！你不练不教给我，我就打你，打急了之时，你就动手了。要不然，你也不肯动手，善于教给我。”说罢，挥拳就打，照着成龙脸上就打一掌。成龙说：“你别闹了。”王天宠又是一掌，正打在成龙的脊背之上，一连七八掌，把山东马打急了，成龙说：“你这混账东西，是欺负我！”一伸手把那大环金丝宝刀拉出来，说：“王天宠，你是欺负我，我必不能与你善罢甘休！”说罢，抡刀就剁。王天宠望江内就跳，马成龙说：“不好，他要寻死，快救人！”只见